



数字报网址: http://www.lsrbs.net  
责任编辑:陈兴鑫 编辑:王君华  
版式设计:曾晓华

## 姑苏访费孝通纪念馆

■ 蝴蝶夫人

姑苏冬日涌寒涛，  
我溯潮潮。  
对旧楼金缕，  
晴光淬刃，  
剖玉为箫。  
忽见峨眉弓裂处，  
达生烽火铸蚕缫。  
千钧无烟茧，  
灼破霜朝。

遥指背篓连山处，  
想妇救会中，  
奶奶竹编星月，  
寸寸补征袍。  
二十年，  
丝光拂雪，  
化金河倒洗征袍。  
凝眸久，  
半墙故影，  
半壁风涛。

## 机杼无声处

■ 朱旭东

现代化无梭织机，如沉默的巨兽，遵循着内嵌的精密程序，规律地吞吐着经纬。光洁如镜的地面，倒映着整齐排列的机台与穹顶简约的管线，仿佛走进了一个未来主义的艺术展厅。

走进帛宇智能偌大的织造车间，我的脚步有了片刻迟疑。太静了，静得能听见自己衣料摩擦的窸窣声，静得能捕捉到空调送风口平稳的呼吸。昔日震耳欲聋、令面对面交谈都需吼叫的梭机轰鸣，那空气里终年悬浮、附着在睫毛上的细密棉尘，那需要疾步穿梭的逼仄过道……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，轻轻抹去了。只有巨大的现代化无梭织机，如沉默的巨兽，遵循着内嵌的精密程序，规律地吞吐着经纬。光洁如镜的地面，倒映着整齐排列的机台与穹顶简约的管线，仿佛走进了一个未来主义的艺术展厅。

这片近乎神圣的寂静，带回了四十年前那个喧嚣、滚烫的下午。

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，县里那家名为“康银”的乡镇纺织厂。妻子高中毕业，在我们那偏僻乡村，也算得上秀才。她性子要强，不愿沾我半点“光”，更厌烦求人。不知她从哪里听说了“康银”厂招工，自己揣上毕业证去报了名，直到录用通知下来，才轻描淡写地告诉我。

我去看她，是一个夏日午后。推开沉重的铁皮车间门，一股声浪混合着热浪，劈头盖脸将我攫住。那不是单一的声音，是数百台老式有梭织机共同癫狂的嘶吼，是梭子飞速撞击木头的“咣当”巨响，是经线纬线紧绷摩擦的尖锐嘶鸣，是女工们不得不拔高八度的零星呼喊。空气浑浊，肉眼可见细小的棉絮与尘埃在从高窗射入的光柱里纷乱舞蹈。

妻子就在这样的26台织机之间。她戴着一顶蓝色工作帽，口罩上沿露出一双专注的眼睛，脖颈上搭着一条半湿的毛巾。她的工作，是在这二十多台机器组成的“弄堂”里来回巡视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。一旦某台机器因断经、断纬或梭子卡壳而“停台”，她必须在最短时间内飞奔过去，处理故障，接线头，让机器重新轰鸣起来。我站了不到十分钟，耳朵里已嗡嗡作响，胸口被噪音撞得发闷。而她，就在这沸反盈天的世界里，日复一日。

“各位请看这边!”引导员的声音将我往事中拉回。我们被带进一间与车间毗邻的玻璃幕墙办公室。里面灯光明亮，温度适宜。几十个年轻人坐在电脑前，屏幕上不是翻滚的代码，就是织机运行状态的实时三维模拟图，红绿蓝的曲线与数据流平静地跃动。他们轻点鼠标，便能调取千里之外某台织机的实时参数；输入指令，整条生产线便能切换织物品种。这些年轻人，面容洁净，衣着整齐，神态专注而从容。引导员介绍，他们是“工艺员”“数据工程师”“设备远程运维师”。他们，就是当年我妻那样“弄堂工”的当代化身。

一时间，我竟有些恍惚。四十年的光阴，被压缩在这静与噪、洁净与浑浊、指尖在键盘与指尖在梭子之间的鲜明对比里。当年妻子那需要灵敏耳朵去捕捉的“停台”异响，被传感器无数个监测点毫秒级的预警所覆盖；那弥漫的、损害健康的粉尘，被高效的中央吸尘系统无声收走。劳动，从一种对肉身的沉重消耗与磨损，变成了对知识与智慧的调用与创造。

我悄悄退到参观队伍的边缘，拿出手机，拍下这明亮办公室的一角。我想立刻分享给正在家中阳台侍弄花草的妻看。我想对她说：你看，你当年走过的那些浸透汗水的路，并没有白费。它们化作了基石，托举起了今天这些孩子们安静的工作台。你忍受过的那些喧嚣与尘埃，被时代进步的劲风吹散，换来了今日这值得珍视的宁静与洁净。

## 青春与梦想的春天——评《欢喜哥的春天》

■ 许兵

青春最动人的模样，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光鲜，而是为梦拼尽全力的倔强。

《欢喜哥的春天》这部由田涯坤编剧、监制、总制片，高书雷执导的成本仅40万元的小制作影片，正在全国公映，以青年返乡创业的小故事，道尽年轻人应有的姿态，也照见时代最质朴的正能量。

### 返乡逐梦：一条不被看好的创业路

普通返乡民工李欢喜，未留大城市安身，揣着积蓄回乡带领村民致富——开民宿，销售农产品，借短视频推广家乡。可这条路从起点就布满质疑：发小认为他折腾，村民暗称其“憨哥”；创业初期难题扎堆，民宿宣传缺位门可罗雀，与追梦失败的导演吴有用合作拍短视频没有关注、流量；刚有起色又遭疫情重击……资金链断裂。

这恰是当下年轻人困境的缩影。“逃离北上广”的热议从未停歇，大城市留不下“乡愁”，但“离开后去哪、回去做什么”始终无解。影片未喊空洞口号，以欢喜哥的经历给出答案：成功不必困于都市立足，青春价值亦可在乡土兑现。他的回归非逃避，而是重寻定位——从城市里可有可无的打工仔，变身家乡发展的参与者、带头人。

### 从“憨哥”到带头人：真实成长藏细节

欢喜哥的打动人心，全在“真实”

二字，展现出普通人创业旅程。初期总把事情想得很简单，急功近利犯错误；受到打击后迷茫想放弃；遇上爱情时紧张失语；偷拍彝族姑娘阿果、阿芝在茶山视频时笨手笨脚引人发笑，这些镜头让角色鲜活可感——我们的成长，不都是在犯错修正、迷茫前行中推进的吗？

几组细节尤为感人：邀请吴有用加入团队时的激情；民宿濒临破产时，阿果卖出家传的首饰支持；为了爱情风雨中却未言放弃。这些场景无刻意煽情，这份不服输的韧劲，正是当代年轻人亟需的精神力量。学业难题、未来迷茫、工作困惑，皆需如欢喜哥般的“憨劲”与执着。影片以喜剧方式告知我们：犯错与失利皆是成长必经之路。正如欢喜哥，从笨拙模仿到精准挖掘乡村特色，从单打独斗到凝聚乡亲，成长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一步步夯实踩出来的。

### 同行之力与时代底色：小梦想融大浪潮

影片的温暖之处，在于勾勒“团结互助”的力量。欢喜哥与吴有用，一懂乡土情怀一握专业技能，从争执到同心，联手破解短视频宣传难题；彝族姑娘阿果凭真实可爱成“网红”，无民族隔阂、无身份差异，众人朝着



雪中猴趣

伍志尊 摄

## 三尺丹青，照见生生不息的文化根脉

■ 张萍

这幅画，不仅是一次视觉的盛宴，更是一段历史的深情回望，是一份精神的永恒传承。

站在五通桥美术馆宽敞明亮的展厅里，面对程峰教授的画作《光辉闪耀的小屋》，我的心底情不自禁涌起一阵难以言喻的亲切与感慨。在我眼里，这幅画，不仅是一次视觉的盛宴，更是一段历史的深情回望，是一份精神的永恒传承。

画面中，葱茏的山林间，几栋白墙红瓦的小屋静静伫立在山巅。现实里，位于“新塘沽”的侯德榜旧居，其实并不在高处，但在程峰教授的笔下，它被赋予了超越地理的高度。这不是艺术的虚构，而是精神的升华——正是在这间看似平凡的小屋里，侯德榜先生带领团队攻坚克难，创造了享誉世界的“侯氏碱法”，打破了当时西方列强的技术垄断，成为了民族工业崛起的第一道耀眼的光芒！程峰教授将它定格为“光辉闪耀的小屋”，恰如其分地揭示了其承载的历史重量与精神光芒。

记得2023年盛夏，陪同程峰教授前往永利川厂旧址写生。那天，阳光穿过茂密的香樟树，在斑驳的厂墙上落下细碎的光影。教授坐在纯碱厂的门口，静默良久，最后轻声道：“这里有光。”如今，这份“光”，被他泼洒在宣纸上，用浓墨重彩的山林烘托，用温润雅

致 的色调晕染，把一座物理意义上的小屋，渲染成为照亮民族工业前行的精神灯塔！

在我的牵线搭桥下，侯德榜先生

本版投稿邮箱：Lsrbsfk@163.com

## 且与乐山听风吟

■ 王越

风传先辈志，吾辈续其行。今天，享受山河静好的我们能否意识到，有多少人为我们铺好前路，又留有多少急浪和险滩等待我们去搏击？

三年前，有学生在课堂上问我：“老师，信仰是什么？”作为一名高校思政教师，职业素养让我快速地作出回答：“信仰指对某种主张、主义、宗教或对某人、某物的信奉和尊敬，并把它奉为自己的行为准则。”我自认回答完美无暇，不想，学生虽未追问，却并未露出丝毫解惑的表情。

我对学生的反应耿耿于怀了许久，甚至那个问题上升为了我本人的困惑，直至去年暑假小游，方才将那层迷雾拨开。

那次，原本只是想游览大佛，顺便尝尝张公桥的小吃。没想到，在张公桥一家咖啡馆里，偶遇乐山职业技术学院一位思政老师，聊了几句，他说：“真要看懂乐山，还得去三个地方——沙湾郭沫若故居、金口河铁道兵博物馆，还有夹江西山。”

我会心一笑——同是教思政的，对这几个名字背后沉甸甸的分量，我当然知道。可过去只是在PPT上提及它们，从没想过要亲自走一趟。那天下午，我决定增加两天行程，去亲眼看看那些被我反复引用、却从未真正“看懂”的人和事。

第一站是沙湾。郭沫若故居占地蛮大，古色古香，安静地坐落在大渡河边。当天游客不多，正好能更静心去观察和感悟。一间间老屋看过，了解了不少郭老生平，最打动我的，是他少年时用过的书桌——木头裂了缝，一角还缺了个小口子。那一刻突然觉得，他不是课本里那个遥不可及的“文化巨人”。

脑中突然浮现出一个画面：一个扎辫的乐山少年，在此读书、写字，看着陈腐的晚清教材眉头紧蹙，于是冲出家门，与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们于大渡河边激扬文字，心里慢慢长出比江水还远大的志向，最终东出夔门，成长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。

呵，没有这方土地的滋养，怎会有后来那些惊雷般的文章？又是何等心怀沟壑的少年，才甘愿放弃优渥的生活，选择以笔为剑，与腐朽的统治阶级宣战？

沙湾之行已让我心生触动，但更让我心头一震的，是第二天去的铁道兵博物馆。它隐于金口河大峡谷腹地，位置偏僻，但前来研学的青少年却络绎不绝。运气不错，王馆长亲自接待了我们。雕像与照片贯穿全馆，在王馆长悉心讲解下，我对于铁道兵的故事有了深入的了解。在一张黑白照片前，我们停留了许久：几个看上去十多二十岁的年轻人，腰上绑着粗麻绳，悬在悬崖半空打炮眼。

“他们会摔死吗？”有少年问。

王馆长回答：“成昆铁路1096公里，牺牲2100多人。”

震惊！实难想象，当年是何等艰苦的条件，才至于让每公里铁轨下，都埋有两个鲜活的灵魂。

眼眶发热，忽然想起课堂上那个学生关于信仰的问题。此刻我才明白，信仰并非任何字面解释，而是明知命悬一线，还愿意将身子再吊高一米的执拗。

“铁道兵”，听起来钢筋铁骨，却根本不是什么天降雄兵——他们不过是刚成年的大孩子，有的可能刚结婚，有的连火车都没见过。但他们就是来了，逢山开路、遇水架桥，只为让西南不再被群峰围困。今天我们坐高铁，八小时从广元到攀枝花，穿越整个四川，可曾想过，那轨道之下，埋着多少不再变老的青春？

相较郭沫若和铁道兵，位于乐山夹江的西山广场可真是鲜为人知。最后一天来到此地时，微风习习，那风过密林的沙沙声，仿佛仍在传递起义者当年接头的暗号。正端详着烈士铜像和纪念碑发神，一位老人走过来与我搭话。简单说明身份和来意后，他自豪一笑：“不瞒你说，我爷爷就是其中一个起义者。说是那年地主放的高利贷，利息四五分，叫老百姓怎么活？大家一合计，横竖是死，不如反了！”

寥寥数语，却比我读到过的许多论文更有穿透力。西山暴动规模不大，即使乐山本地人也少有知晓，但正是无数这样散落在崇山峻岭间的“小火种”，最终汇聚成了中国革命的燎原之势，换来我们今天的山河无恙、国泰民安。

回去的高铁上，我一遍遍翻看手机里的照片——大多拍得匆忙，构图欠佳，但丝毫不影响它们直击我的灵魂。作为高职院校的思政老师，我常常因为学生的“抬头率”不高而倍感焦虑，这次乐山行后才明白，问题不出在理论本身，而在于我们能否把它还原成有血有肉的故事——因为信仰不是学出来的，而是走出来、听出来、悟出来的。

今后，郭沫若的书桌、铁道兵的钢钎、夹江老人的“利息四五分”，都将成为我课堂的一部分。

风传先辈志，吾辈续其行。今天，享受山河静好的我们能否意识到，有多少人为我们铺好前路，又留有多少急浪和险滩等待我们去搏击？没错，唯有把红色基因刻入骨血、融入日常，那些抗争和牺牲才不会白费，那些信仰才能一直活着。